

V-2730

保定文史資料選輯

第七、八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保定市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編

一九九〇年七月

本辑责任编辑 张力云 范秀莲

保定文史资料选辑

第七、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保定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冀出内刊字第08-2005号

河北省供销社保定印刷厂印刷

保定文史資料選輯 第七、八輯 目錄

第七輯 紀念人民教育家楊繩武

人民教育事業的辛勤園丁——楊繩武	楊克強	(1)
我所了解的楊繩武先生	祁鹿鳴	(12)
懷念我的恩師楊繩武校長	齊劍平	(15)
一個學生的懷念	權 力	(19)
立志做楊老師所期望的學生	李 廉	(25)
深切懷念恩師楊繩武	李向欣	(31)
深深地懷念您，老楊先生！	劉 云	(36)
憶恩師楊繩武校長	李紹華	(47)
楊繩武永遠活在我心中	惠全安	(55)
憶繩武師	康文森	(60)
回憶和楊繩武先生在一起的日子	趙亞民	(63)
紀念楊繩武校長誕辰九十周年	咎啟愚	(66)
楊繩武老師在四〇七部隊	張念和	(69)
楊繩武同志與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關係	李慕唐	(71)
瑣憶父親在家中	四 辉	(73)

- 大舅与我 许伯麟 (81)
回忆我的伯父杨绳武 杨秋辉 (84)
同仁旧事录 陈美健 (87)
张春和回忆录 张春和口述
苏禄煊整理 (96)
半生回忆 杨绳武遗作 (109)

第八辑

- 我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王森然 谢 扬 (131)
回忆父亲周思诚 周守本 (148)
陈调元传略 蓝 叶 (163)
回忆家兄池峰城 池峰俊 (181)
张荫梧的一生 杨悦海 (186)
杨钟事略 刘沛军 (203)
保定各界抗敌后援会的一些回忆 史立德 (208)
我所经历的保北抗战 傅广廷 (218)
抗战前夕参加保定军训的回忆 刘秉中 (223)
庞炳勋被俘投敌记 李凤岩口述
任方明整理 (228)
北伐战争后的河北、平、津政情 何德馨 (231)
一个黄埔生的曲折历程 张锡珍 (240)
河北大学的学潮斗争 朱 赤 (253)

- 省立医学院救护队参加长城抗战 陈铁深 (270)
- 忆保定高级工业职业学校 郭真 (275)
- 解放前保定报刊情况 梁葆顺 (284)
- 我与西河大鼓 王艳芬口述
范秀莲整理 (290)
- 我的三年学徒生活 张连云 (305)
- 我在解放前的一些经历 聂国屏 (315)
- 商震最后一次回保定 霍文元 (329)

人民教育事业的辛勤园丁

——杨绳武

杨克强

1990年是家父90岁诞辰。为纪念他在教育事业上的功绩，保定市政协决定出版纪念文集，保定市和市一中的领导同志，也拟在保定一中为他立碑。这些都使身为长子的我倍感激动。为此，根据我及母亲、弟妹们的回忆，以及家父留下的一些材料，撰写成这篇稿件。初稿完成后，曾广泛征求意见，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帮助。在此，特向这些同志表示衷心地感谢。

由于家父的前半生已在他的遗作《半生回忆》中做了详尽地介绍，这里主要把该文遗漏之处及家父的后半生做一介绍。

家父于192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即受聘于保定同仁小学任校长，次年将学校扩建为中学，并同时将我祖母张心蕙办的由祖父命名的培基女校与同仁中学合并，成为华北大地上第一所男女合校的中学，在当时乃一创举。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人民灾难深重，民不聊生，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寄予很大的希望。家父曾用英语进行讲演，题目是《三民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宣传国共合作，才能建设新中国。他还在1926年10月10日扩大的纪念会上讲演，号召群众“不要认为青天白日旗下能够确保安居乐业，应该各尽国民责任，时刻对党政负责人加以督导，否则青天白日旗也不会带来比五色旗更好的生活”。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后，中共保定市委和国民党部（共产党跨党）遭到大破坏时，家父将藏在学校和公理会内的原党支部文件全部销毁，使党的事业免遭进一步的破坏，并同时保护进步语文老师王雨山及地下党员、工友王惠生安全转移离校，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

抗日战争开始，家父即带领同仁中学部分师生积极参加了“抗日后援会”。之后，又与史达等组织了“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为支援和服务于抗日前线的军人而奔忙。当时任保定行营民训处处长的张荫梧和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的杜庭修都曾邀请家父去工作，家父因看到国民党的腐败，不愿踏入军政界，故均拒绝了。1938年春他到西安后，由八路军办事处的王荫圃介绍，拟赴陕北延安参加革命。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同志亲自找家父谈话：“现在需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杨同志你是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并为无党派人士，担任这一工作比去延安更有意义。”他接受这一任务后，即未去延安，在尔后的工作中，始终贯串着林伯渠同志的指示精神。

一、创办自忠中学

1939年，家父任青年会军人服务部视导主任时，应张克侠将军的邀请，在三十三集团军所在地湖北南漳、河南邓县张村分设了两个支部。1939年秋，他从重庆到了河南，又在邓县张村三十三集团军干训班成立了青年会军人服务部豫鄂区部，家父任区部主任。

三十三集团军干部子弟很多，原只有子弟小学，升中学多是到西峡口国立一中一分校。1942年暑假，一中一分校校长易人后，拒收该军子弟。为了解决子弟升学难的问题，张克侠将军与家父商定，由该集团军和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合办一所中学。为纪念该集团军在抗日战争前线牺牲的总司令张自忠将军，该校命名

为“自忠中学”。

自忠中学设在邓县张坡，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于1943年春季开学。张克侠任董事长，家父任副校长（校长由冯治安挂名）。学校教员基本上按照张克侠将军提出的“教师不好，就教不出好学生，聘请的原则是政治上进步，没有国民党色彩”的原则，由青年会军人服务部聘请。学生生活由干训班以士兵待遇供给。

自忠中学成立后，郝树荣（我舅父）任教导主任，祁鹿鸣任训导主任，刘寿之任总务主任，他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在该校，地下党支部与家父共同努力，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劳动教育和纪律教育，学校办得蒸蒸日上，师生们团结一致，民主进步；辅导员与学生同住、同学习、同劳动，每晚还为学生盖被子。学校组织学生开展文体活动，参加公益劳动，农忙时去农民家助农；平时组织学生到干训班印刷厂和机械所与工人们一起劳动，力求引导学生与工农打成一片。为适应当时抗日战争形势，还组织学生打靶。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组织学生慰问抗日将士，并向生老一辈抗日英雄们学习等等。

1944年初，干训班国民党区党部总干事、政治教官陈××一伙，看到自忠中学如此生机勃勃，即对家父大肆攻击，到处造谣中伤说：“杨绳武是共产党，否则学校不会办成这样。”家父因办学劳累，加之对陈一伙的恶毒攻击无比气愤，心脏病大发，几乎丧命。张克侠得知后，马上从湖北前线南漳赶到张坡，一则看望家父，更主要的是解决这一事件。他把陈××大骂一顿，并讲明要他不准干涉学校的事情，此事件才算平息下来。

中原战事后，河南几乎全部落入敌手。在日军接近邓县时，家父率领全校师生及家属步行撤离到湖北竹山。据家母讲，当时家父一心考虑着全校师生的安全及学校的工作，而把自己的家属托给别人，以致家中东而全部丢失，但是学校的图书、仪器却损失甚少。

1945年抗战胜利后，自忠中学由湖北竹山迁回河南邓县，随

后又随军迁至临颖，最后到商邱。这时学校已有8位共产党员，他们是祁鹿鸣、赵庆辉、刘美云、杨子范、李绍华、张华棠、王耀华等。抗战胜利了，但国民党又掀起了内战。多数师生对国民党掀起的内战极为愤慨，在地下党的安排下，一批又一批的师生奔赴解放区参加革命。因此，引起了冯治安等人对该校的仇视，他们安排特务到校监督，祁鹿鸣被迫离校到解放区，学校仍在地下党人和民主人士苏濯溪等支持下继续工作。随后，冯治安断了师生的粮饷，家父为了全体师生的利益，与冯治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因此，冯欲对家父下毒手。张克侠得知后，立即告诉家父，让他藉故养病即刻离开商邱，这是1947年11月的事。淮海战役中，支持学校的张克侠及何基沣、孟绍廉起义后，冯治安将自忠中学解散，绝大多数师生到解放区参加了革命工作。

1939年，家父从重庆到河南后，曾义务兼任西峡口育德中学和国立一中一分校音乐教员。他积极开展群众性音乐活动，并率领学生到本地民团和人民中去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唤起民众，鼓舞抗日热情。在反动统治下，他把能搜集到的延安歌曲如：《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八路军进行曲》、《延安颂》、《吕梁山大合唱》、《游击队之歌》等几十首抗战歌曲教给学生和群众，还亲自组织群众性的抗战歌曲比赛活动。学生们不仅每人能唱几十首革命进步歌曲，更由此增强了他们革命抗日热情，受到民主进步教育。他这种朴素、扎实、埋头苦干及深入群众、热心为群众服务的作风深得群众的爱戴和尊重。1942年秋，反动派对国立一中一分校和育德中学进步师生欲下毒手之时，他掩护、援助一分校共产党地下党前、后党支部书记李民表、李绍慕等二十多名党员和进步学生到重庆。根据李民表回忆，1942年冬天，在他和同支部的党员、革命同学被国民党迫害离校后，他根据党的指示，不能主动找上级党联系，要找地方隐蔽下来，等待党派人来联系。他只身投奔家父，家父明知他是被迫离校，冒了生命危险，给他三十三集团军谋得临时工作，得以安身和隐蔽。随后，

当敌人派人监视他的行动时，家父及时通知他警惕。当家父得知李民表在张坡有被捕危险时，立即通知他撤离，并给他准备了同仁中学毕业证书、通行证和路费，还给重庆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总干事肖奉元先生写了信，告诉李民表一旦在重庆遇到困难时，可找肖先生帮助。后来，这位肖先生给了李民表重要的帮助。李民表说：“如果不是杨老师冒了全家性命的危险来保护我，我也无法根据党的指示去大后方升学、干革命，找不到南方局的党组织关系，也难有这46年的革命史，我是十分敬爱杨老师和深深怀念杨老师的。”

二、在 美 国

1947年底，家父离开商邱由上海辗转回到华北。同事们、朋友们因他身体不太好，怕他再遭国民党迫害，劝他去美国，一是休养，二是进修。他在北平、保定、通州停留了一段时间，于1948年9月离开祖国到美国坎塔基州伯瑞亚大学进修畜牧专业。家父在美国进修时期曾多次向美国人民演讲，痛斥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残暴不仁，宣传共产党最后胜利的必然性等等。同时还订阅了纽约出版的共产党机关报《华侨日报》和旧金山绿原书店出售的《新民主主义论》、《论共产党员修养》、《思想方法论》等书，“认识到毛主席是杰出的政治家与政论家，新民主主义是他伟大政治的结晶，这与苏联的共产主义不同而且没有关系。”^① 他在美国广交青年朋友，向他们宣传中国的进步与光明。我记得那时他给我来信都时常提及此事，有一次寄来照片上表明，他一次发信就有几百封。1950年初，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他毅然离开美国回到祖国。在乘船回国途中，每日与船长、技师们同餐，他们问他为什么敢回国，他便把所知道的国内情况告诉他们。他们虽然

^① 家父《自传》，未刊。

不太固执，但仍将信将疑。直到船在大沽口停泊时，看到上船检查的海关与检疫人员的待人态度和蔼可亲，与外国口岸如关岛、菲律宾、马尼拉、神户、釜山等地工务人员的态度迥然不同。中国口岸工作人员纯朴廉洁的工作作风和搬运工人工作效率，远非其它外国口岸工作人员所能比。这些事实感动了美国船员们，因此他们在与家父分手时便不禁高呼：“新中国万岁！”、“中美人民友好万岁！”等口号。家父还特意请美国船员把在中国耳闻目睹的一切带回美国，向美国人民宣传。

三、新中国的十七年

1950年家父回国后，由于信守以前与华北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所签合同，便先回到通县华北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任总干事。一年中，他看到了祖国解放后的良好形势，积极配合党的各项号召，使华北农联真正能起到为农业生产、农民教育服务的作用。他深入农村调查了解，举办各种训练班和展览，以促进农、副业的生产。但在一年中他也深深地体会到，在新中国唯有能得到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他积极建议将华北农联交给人民政府，但遭到华北基督教的反对，他便毅然于1951年初离开了华北农联。

离开农联后，老友王荫国曾请他去高教部工作，但他的志愿是要直接搞教育，不愿离开教育第一线，因此接受当时在上海任华东农林部部长的张克侠的约请，到南京的华东农林干部学校任教导主任，兼教畜牧、音乐课。华东农林干校是由原上海农林干部训练班和南京市农业学校合并而成的，康国兴（现南京林业学校校长）任副主任。家父负责教务方面的抓总，康国兴负责政治思想教育。由于华东农林部的重视，两人密切配合，在校长领导下，在两三年内共同完成了干部班和中技班学生的培训任务。

1953年，学校进行调整，干训部分和中技部分各自单独设

校，安排家父负责中技校，改为南京林业专科学校，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康国兴任副主任委员。1954年，江苏农林厅又委派了校长、副校长，家父改任教导主任。为了发挥自己畜牧专业所长，他又主动要求调到句容农校任畜牧教员。

在华东农林干校这段时间，作为教导主任，他经常深入到各个教学部门进行了解，经常深入到课堂去听课，积极支持和推动教师进行教学改革，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他善于抓住青年的心理，深入生活管理学校，使青年学生时刻处于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的学习气氛之中。他除直接指导教学外，很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他善长组织文体活动，历届学生运动会都是他亲自担任总裁判。凡节假日的文娱活动，他除精心组织外，也总是亲临现场指挥和表演，使学校空气十分活跃。无论是在图书馆，在操场，在游艺室，在野游爬山活动中，凡是学生比较集中的场所，处处可以见到他的身影。他以他独特的艺术才华和幽默感，到处受到学生的欢迎，在潜移默化中，使学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他一贯坚持勤俭办学的方针，从基本建设到教学设施，从场地应用到厨房用品，他都是精打细算，给全校树立了勤俭办一切事业的良好风气。

他一贯注重环境卫生，他本身就是一位老卫生模范。在他带动下，全校积极响应爱国卫生委员会的号召，无论是清除杂草和扫除垃圾，还是灭蚊、灭蝇、灭鼠、灭麻雀等，他总是身先士卒带头干，因此学校年年都被评为南京市的卫生先进单位。

在农林干校期间，由于他认真改造思想、工作积极肯干，表现出了突出的工作能力，使学校蒸蒸日上，因此当选为南京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现在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史料室工作的李慕唐讲：家父在农林干校工作期间，表现非常突出，并主动要求进步，靠拢组织，完全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当时并已被列为支部发展对象。但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始终未能发展

他成为中共党员。李慕唐讲：“在我心中，他永远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我终身佩服他。”康国兴也说：“绳武师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我心中！”

1957年初，他调到句容农校任畜牧教员，因工作积极，教学认真，被选为镇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认真履行一个代表和委员的职责，处处关心国家的利益。“大跃进”时，家人竟从一元钱买回烧火用的豆秸上剥出五斤黄豆，他立即给句容人民政府写信，指出：“人民公社社员，应以主人翁的态度秋收，这样浪费是损害了集体利益。”句容县人民政府给家父回信中说：“提的问题很中肯，一定要认真对待。”并对他这种爱护国家集体财产的精神表示感谢。在农校期间，他已年愈花甲，除努力完成本职教学任务外，还与师生们打成一片，积极主动地到农场参加劳动，带学生到农村和外地实习，空闲时就主动的为大家修路，并认真总结多年畜牧教学经验，著有《养猪学》、《养鸡学》等著作。

在农林干校时期，他深知国家有困难，曾多次提出减少自己工资的申请，但领导考虑按政策不能随便降级，均未批准。1956年，调整工资级别时，在他的力争之下降低了一级工资。

1963年，由于他外语及业务能力强，新疆农垦学院和第二外语学院曾邀请他去任教。这些学校条件好，待遇优越，但当时广州军区部队急需培养外语人才的师资，由广州军区首长亲自派人来请，他不顾自己64岁高龄，于1964年初到了广东东莞市樟木头山区内的广州军区英语大队长教。搬家时家母因病重不能起床，便用担架抬上车抬下车；此外还有我90岁高龄的祖母。这时一生从未管过家务的父亲，便挑起了工作和家务两付担子。他白天写教案、讲课，晚上上辅导课，回家来还要操持家务。因此，每天都要到深夜才能休息。部队领导曾对我妹妹杨双辉说：“从来没见过象你父亲那么大干劲的老头子。”

他教学认真，口语特别好，教学中又采用了“听、说领先

法”的教学方法，使只有初中毕业水平的学生，两年内掌握“英语全能”水平，部队领导及学员都十分满意。

当时训练大队要求教员又是政治教员，教学工作和思想工作紧密联系，他每日都深入教学班，深入到学员中，并与学员们一起参加副业生产，与学员们打成一片。既搞好了教学，又搞好了政治思想。

他积极响应“学雷锋”活动，带头做好人好事。他用自己的工资给学员购买文娱体育用品和图书，经常主动帮助有困难的同志和学员钱和粮票，发军装主动地少领新军装，还主动向组织上提出降低自己的工资。

他劳动观念很强，除参加教学班副业生产外，天天打扫卫生。部队驻地是山区，一下雨把路冲坏，他总是主动去修。

他认为作为一个军人非常光荣，穿上军装是他极大的荣誉，所以在1965年军衔制度改革后，他参了军，高兴地及时去照了像。

他与教员、同志之间能主动团结互助，和领导、教员、学员之间的关系特别好。有些活动因为照顾他年龄大，不让他参加，他一定要参加。他要求进步迫切，靠拢党，经常找组织谈思想，要求入党。可惜在那“左”的年代又未能被吸收入党，实为终身遗憾。当时担任大队长的王志胜同志最近谈起家父都认为此事甚为遗憾。

1967年10月初的一个晚上， he去上辅导课，在山路上跌了一跤，高血压形成脑血管痉挛、栓塞，住进了广州军区总医院。虽经医院广大医务人员的多方精心治疗，但当时药材缺乏，终于1968年2月24日20时与世长辞。追悼会上，广州军区情报部的领导盛赞家父为“病逝的烈士”。记得他未到广州军区前，曾有人对广州军区领导讲，家父岁数那么大了，请来是否合适。当时军区领导表示，只要杨绳武同志能给我们铺好底子，搞好教学方案，再亲自教出一两班来，我们就养他老。虽然他过早的去世，但确

没有辜负军区领导的信托。

在他住院病危之时，也不忘保护党的同志。一天，我在病床前侍候，总政几个“造反派”来了解现在总政的张金辉同志（原保定同仁中学学生，地下党员）的情况，硬要他说张是叛变自首的。家父叫我帮他写证明材料：张同志不是叛徒，是他多方托人营救出狱的。

家父生前对子女教育甚严，要求我们热爱祖国、热爱党，积极向上，努力工作，为人民多作贡献。每逢过年都要召开家庭会，每个人都必须总结一年的思想、工作、学习收获。他向每个人都提出新的一年要求、期望。对不能回家省亲的，就在信中提出要求。生活上要求我们艰苦朴素，从不让我们乱花一分钱。他在所在的每一个单位，工资总是最高的，但每月只交给母亲够用的生活费，能吃饱穿暖就行了。衣服、鞋子都是祖母和母亲自己做，衣服能补的就补着再穿，绝对不能过份。抗美援朝时，他每月将工资的一半寄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直到胜利。平时他对周围生活上困难的同志、同学总是慷慨解囊，或用自己的钱给公家买图书、文娱用品。他去世后，仅留下500元的存折，这是留给祖母作处理后事用的，此外没有留下任何财产，而留下的是“一心为公”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朴素，踏踏实实为党工作”等宝贵精神遗产。

家父的一生坚守“不做官、不发财、不为名、不为利、不离开教育事业”。他从同仁中学、自忠中学、通县潞河、上海岭南、农林干校、句容农校和407部队，为祖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这些人现都奋战在祖国“四化”建设的各岗位上。有不少的成为专家、教授或党的优秀干部和负责人。近年来，很多同志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我们兄妹的地址后纷纷来信，怀念他“对同志和同学永远是和蔼可亲，为培养祖国下一代孜孜不倦的工作。他知识渊博，教育有方，艰苦朴素，为人耿直，他把全部宝贵的生命与精力，贡献给了人民的教育事业”。怀念他“在国民党反

动派黑暗统治下，挺身而出，从敌人的魔掌中将一个又一个的有志之士救出的献身精神。”

家父已经离开我们23年了，我们做儿女的永远也没有忘记父亲的教导，要继承家父遗志，在不同岗位上为祖国“四化”献身，并将父亲留下的优良作风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我所了解的杨绳武先生

祁鹿鸣

杨绳武先生一生未离开教育工作岗位。他曾长时间在保定教会学校同仁中学任校长，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抗日战争期间，他任自忠中学副校长，实际负责全校的领导工作。那时我任学校的训导主任。我们在一起共事三年多，他那种把全身心倾注于教育工作的高度事业心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平等待人，爱护、团结同事的民主作风和长者风度，处处为人表率、刻苦学习、不断追求进步的革命实干精神，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对日抗战开始以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为了支援抗战，在重庆成立了以肖奉元总干事为首的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杨绳武先生也是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的领导人之一，任视导主任，又兼豫鄂区办事处主任。他带领一部分从北平、天津、保定流亡出来的知识分子，在鄂西北南漳一带为国民党三十三集团军（为冯玉祥西北军旧部宋哲元二十九军一部所组成，抗战胜利后改为第三绥靖区，于解放战争中在徐州贾汪前线起义）做休闲教育工作。利用休息时间，慰问抗日将士，代士兵写家信，教唱抗战歌曲，组织士兵进行各种球赛和做游戏，为士兵读报，办过往士兵接待站等，深受广大官兵的欢迎。

1943年春，三十三集团军为了解决随军家属子女上学难的问题，总司令冯治安指派参谋长张克侠创办子弟中学，张克侠便委